

經部

合訂刪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坤下震上

明道先生曰豫者備豫也逸豫也事豫故逸樂其義一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豫序卦有大而能謙必豫故受之以豫承二卦之義而為次也有既大而能謙則有豫樂也

豫者安和悅樂之義為卦震上坤下順動之象動而和順是以豫也九四為動之主上下羣隂所共應也坤又承之以順是以動而上下順應故為和豫之義以二象言之雷出於地上陽始潛閉（一作閉潛）於地中及其動而出地奮發其聲通暢和豫故為豫也（易傳）

豫利建侯行師

伊川先生曰豫順而動也豫之義所利在於建侯行師夫建侯樹屏所以共安天下諸侯和順則萬（一作兆）

民悅服兵師之興衆心和悅則順從而有功故悅豫之道利於建侯行師也又上動而下順諸侯從王師衆順令之象君萬邦聚大衆非和悅不能使之服從也易傳

白雲郭氏曰馬氏王氏以豫為樂從釋詁也闗氏曰豫備也備豫則安逸也孔氏為逸豫或亦為說豫亦釋詁之義程氏言動而上下順應為和豫盖取彖義諸儒之說不同如此大率易之名卦兼備

衆義固非一字可訓故豫得兼和說逸樂備豫為名而和說逸樂不可以一字盡豫之道也故伊川既曰和豫又曰逸豫為得之矣考之於卦獨无備豫之義而關子明言之者蓋因繫辭言重門擊柝以待暴客之意也且豫之為卦上動而下順惟動丕應𠋣志者也以此建𠋣則内无不服之人以此行師則外无逆命之敵周封同姓五十而不以為私順故也所謂利建𠋣也湯東西南北之征而天

下不以為怨順故也所謂利行師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豫和樂也人心和樂以應其上也九四一陽上下應之其志得行又以坤遇震為順以動故其卦為豫而其占利以立君用師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豫利建侯行師序卦曰有大而能謙必豫謂人處富貴榮顯之地須是得謙然後和豫夫當天下无事時則建侯有事之時則行師事之最大者若非和豫何以舉此易說 又曰豫利建侯

行師怠之病何自生 己丑 謙程

彖曰豫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豫順以動故天地如之而況建侯行師乎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豫之時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剛應謂四為羣陰所應剛得衆應也志行謂陽志上行動而上下順從其志得行也順以動豫震動而坤順為動而順理順理而動又為動而衆順所以豫也 以豫順而動則天地如之而弗違況

建侯行師豈有不順乎天地之道萬物之理唯至順
而已大人所以先天後天而不違者亦順乎理而已
天地以順動復詳言順動之道天地之運以其順
動所以日月之度不過差四時之行不忒聖人以
順動故經正而民興於善刑罰清簡而萬民服也
既言豫順之道矣然其旨味淵深言盡而意有餘也
故復贊之云豫之時義大矣哉欲人研味其理優柔
涵泳而識之也時義謂豫之時義諸卦之時與義用

大者皆贊其大矣哉豫以下十一卦是也豫遯姤旅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上動而下不順非建侯行師之利也易說

藍田吕氏曰豫安逸无所事豫前定也事前定則安逸无所事其所以動必有所不得已不得已則莫非順也

龜山楊氏曰屯者建侯之時豫者建侯行師之道

一陽為順動之主而上下應之故其志行順以動合二體言之也此卦之所以為豫也動而不以順則上下不應而能志行致天下之豫未之有也既豫矣則順以動乃處豫之道也夫聖人應天下之用非外襲而取之也即諸體而已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三才一理也順之則易逆之則難行於一身尚不能違況有天下國家如建侯行師者乎故得其理而順動則豫雖天地於日月四時尚

不能外此則人道固不能違也是以聖人刑罰清而民服所以為順也歟夫順坤道也貫通三才非止人事故論其時則建侯行師論其義則天地如之不亦大乎卦以九四為主言剛應而志行者羣陰應剛得行其志順動而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豫謙之反謙九三反而之四四動羣陰應之其志上行以順理而動也我動彼應豈不豫乎豫和豫也休逸閒暇之謂也故曰豫剛應而

志行順以動豫此以九四合坤震二體而言豫也

謙九三在三公之位自二以上有師體反之則三

升四四為諸侯三公出封之象故利建侯師動而

往行師之象故利行師二者皆順以動周之大封

湯武之征伐无非順民欲也順民欲則民說之說

豫也豫順以動雖天地之大猶不能違故天地如

其理而動而況建侯行師乎乾坤天地也坎有伏

離日月也二至也天之動始於坎歷艮與震而左

行地之動始於離歷坤與兊而右行是日月會於牽牛萬物成于艮故曰天地以順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此以九四互體論坤震之義也坎為律刑罰也坤為衆民也艮止也聖人之動必順乎萬物之理法之所取必民之所欲也法之所去必民之所惡也故法律正於上刑罰清簡也衆止於下民服從也故曰聖人以順動則刑罰清而民服此以互體之坎變艮推廣坤震以盡豫之義也然

意味淵長言之有不能盡故夫子贊之曰豫之時義大矣哉易傳曰豫遯姤言時義坎睽蹇言時用頤大過解革言時各以其大者也以卦氣言之春分也太玄準之以樂或問互體之變有幾曰體有六變春秋傳畢萬筮仕于晉遇屯之比辛廖占之曰震為土車從馬足居之兄長之母覆之衆歸之六體不易廖以震坤合而言六體也且以豫卦九四論之自四以上震也四以下艮也合上下視之

坎也震有伏巽艮有伏兑坎有伏離六體也變而化之則无窮矣故曰雜物撰德其微顯闡幽之道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剛應而志行以卦體卦德釋卦名義豫順以動以卦德釋卦辭天地極言之而贊其大也（本義）　建侯行師順動之大者立个國君非順動而何　刑罰不清民不服只為舉動不順了致得民不服便是徒配了他亦不服　豫之時義言豫

之時底道理 語錄

東萊吕氏曰剛應而志行順以動豫此一卦五位是隂獨九四位是陽剛陽也今以一位之陽應五位之隂則志遂行非和易何以得此又天下之事須順理而動則豫如君子坦蕩蕩作德心逸日休此順動之謂也小人長戚戚作偽心勞日拙此不順動之謂也天地以順動則日月躔次四時代謝自然不過不忒況聖人乎天地以動順故日月不

過天下雷行物與无妄則為无妄雷在地上則為豫天地之間只有一順字順即行其所无事　豫之時義大矣哉此是大矣哉之最先者

象曰雷出地奮豫先王以作樂崇德殷薦之上帝以配祖考

濂溪先生曰古者聖王制禮法修教化三綱正九疇叙百姓大和萬物咸若乃作樂以宣八風之氣以平天下之情故樂聲淡而不傷和而不淫入其耳感其

心莫不瀸且和焉瀸則欲心平和則躁心釋優柔平中德之盛也天下化中治之至也是謂道配天地古之極也後世禮法不修政刑苛紊縱欲敗度下民困苦謂古樂不足聽也代變新聲妖淫愁怨導欲增悲不能自止故有賊君棄父輕生敗倫不可禁者矣嗚呼樂者古以平心今以助欲古以宣化今以長怨不復古禮不變今樂而欲至治者遠矣通書

伊川先生曰雷者陽氣奮發陰陽相薄而成聲也陽

始潛閉地中及其動則出地奮震也始閉欝及奮發則通暢和豫故為豫也坤順震發和順積中而發於聲樂之象也先王觀雷出地而奮和暢發於聲之象作聲樂以褒崇功德其殷盛至於薦之上帝推配之以祖考殷盛也禮有殷奠謂盛也薦上帝配祖考盛之至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王者之樂莫大於是易說

龜山楊氏曰雷在地中則復而已雷出地故氣達

而奮豫此聲樂之象也樂記曰鼓之以雷霆奮之以風雨而樂者天地之和也然先王之作樂非徒自豫而已所以崇德也如咸池大章之類皆是也得四海之歡心然後可以事上帝配祖考惟豫之時為然易說

蕉山郭氏曰雷出地葢帝出乎震之時於夏則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故先儒咸謂天子三年一郊葢言夏祠上帝於郊詩云昊天有成

命是也周官大司樂以圜鍾為宮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瑟雲門之舞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於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雷出地蓋帝出乎震之時於夏則仲春之二月於周則孟夏之四月也又曰大司樂以圜鍾為宮靁鼓靁鼗孤竹之管雲和之琴

瑟雲門之舞於地上之圜丘奏之圜鍾夾鍾也夏時二月律也則雷出地奮豫而作樂崇德其在於斯時乎帝者生物之宗祖考者人之始也故推以配焉雍曰雷出地奮夏之二月天地萬物説豫之時也作樂崇德治定功成君臣萬民説豫之時也樂之出虛蓋本陰陽之氣自无而生有故因器而成聲器可見者也聲可聞者也氣不作焉聲不聞矣雷之收發何以異此故陰陽者雷之氣也而雷

者陰陽之聲也春秋者又雷之器也非鐘鼓則樂无作止非春秋則雷无收發以是知雷之與樂非特取象而成其實一氣同類特大而作於天地者曰雷小而作於人者曰樂此見先王法象乎天地之道也故祭義曰君子合諸天道春禘秋嘗此言夏商之時也又曰禘有樂而嘗无樂以見先王作樂之道因雷之收發其微如此盖春秋者天地之闔闢也一闔而雷奮於是乎作樂故能通陰陽之

氣一闔而雷收於是乎不作樂以順陰陽之理此所以禘有樂而嘗无樂合於豫之作樂崇德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之出地奮然而作萬物豫之時也九四具天地日月雷霆風雨萬物化生作樂起於冬至黄鍾之象郊也者天祭也在内外之際為郊坤為牛坎為血陽為德豫自復三變初九升四作樂崇德也殺牛於郊薦上帝也上帝乾在上之象殷盛也自四至上震變坤坤為衆故曰殷禮有殷

薦殷祭言盛也五變比乾為考六變剝乾為祖以配祖考者報本反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雷出地奮和之至也先王作樂既象其聲又取其義殷盛也本義　先王作樂如燕饗飲食之類無處不用然用樂之大者尤在於薦上帝配祖考也　雷出地奮止是象其聲而已薦上帝配祖考大槩言之　問作樂崇其德如大韶大武之類否先生曰然　象其聲者謂雷取其義者謂

和崇德謂著其德作樂所以發揚其德也　問作樂崇德曰先王作樂其功德便自不可掩也並録語
東萊呂氏曰地中先有雷然後能出而發聲冒中元无樂如何作樂夫雷本發於地則奮然而震驚此亦順動之象也故先王體此作樂夫樂者亦本諸人心發而寓諸金石鐘鼓之間令人須看雷之所自發處及樂之所自起處則豫之義可知不然則徒見震驚之聲則謂之雷論其清濁調其宮角

則謂之樂此不足與語雷樂之義也上天下澤履

此易之言禮雷出地奮豫此易之言樂大凡天下

事不知其理不可便言其旡有如揶子厚言樂不

能殖財只爲自不見此道理易說

初六鳴豫凶象曰初六鳴豫志窮凶也

伊川先生曰初六以陰柔居下四豫之主也而應之

是不中正之小人處豫而爲上所寵其志意滿極不

勝其豫至發於聲音輕淺如是必至於凶也鳴發於

聲也　象云初六謂以其陰柔一无柔字處下而志意窮極不勝其豫至於鳴也必驕肆而致一作至凶矣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知幾者上交不諂今得應於上豫獨著聞終凶之道也故凡豫之理莫若安其分動以義也

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六處豫之初不知所戒恃四志有所矜其聲宜遠聞者也恃交於外有矜大之志志窮必乖取凶之道

龜山楊氏曰和順積中而形於外所樂者仁義之實而已矣豫豈可以聲音笑貌為哉四以一陽為豫之主而初以陰柔不中正應之則其鳴也是乃脅肩諂笑而已其凶不亦宜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初六之鳴如謙上六之鳴感其應而有求也上六之鳴蓋鳴而求謙初六之鳴蓋鳴而求豫豫而知戒尚或有失況知其說逸而鳴以求之乎且鳴而求謙者志猶未可得況鳴豫乎其志

窮凶也宜矣夫履霜之始未堅冰也馴致其道則堅冰也鳴而求豫未至於凶馴致其道則凶矣聖人知幾故欲早辯也志窮者窮其求豫之志則凶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者豫之主初六不中正而順從逸豫者也初四相易成震震為聲有相應而鳴之象從逸豫而發于聲音者也故鳴初六豫之始於其始也鳴豫至於末流則志窮而凶中為志謂四也

初復動而之四則止而不行其志窮矣太康后羿之事乎易傳

新安朱氏曰陰柔小人上有强援得時主事故不勝其豫而以自鳴凶之道也故其占如此卦之得名本為和樂然卦辭為衆樂之義爻辭除九四與卦同外皆為自樂所以有吉凶之異窮謂滿極本義

東萊呂氏曰初六鳴豫凶一爻備極小人之情狀小人一得意於上便志得意滿易傳言輕淺兩字

最好易說

六二介于石不終日貞吉象曰不終日貞吉以中正也

明道先生曰介于石理素定也理素定故見幾而作

何俟終日哉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逸豫之道放則失正故豫之諸爻多不

得正才與時合也唯六二一爻處中正又无應為自

守之象當豫之時獨能以中正自守可謂特立之操

是以節介如石之堅也介于石其介如石也人之於

豫樂心說之故遲遲遂至於躭戀不能已也二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其去之速不俟終日故貞正而吉也處豫不可安且久也久則溺矣如二可謂見幾而作者也夫子因二之見幾而極言知幾之道曰知幾其神乎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其知幾乎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君子見幾而作不俟終日易曰介于石不終日貞吉介如石焉寧用終日斷可識矣君子知微知彰知柔知剛萬夫之望夫見事之幾微

者其神妙矣乎君子上交不至於諂下交不至於瀆

者蓋知幾也不知幾則至於過而不已交於上以恭

巽故過則為諂交於下以和易故過則為瀆君子見

於幾微故不至於過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也吉凶

之端可先見而未著者也獨言吉者見之於先豈復

至有凶也君子明哲見事之幾微故能其介如石其

守既堅則不惑而明見幾而動豈俟終日也斷別也

其判別可見矣微與彰柔與剛相對者也君子見微

則知彰矣見柔則知剛矣知幾如是衆所仰也故贊之曰萬夫之望　能不終日而貞且吉者以有中正之德也中正故其守堅而能辯之蚤去之速爻言六二處豫之道為教之意深矣並易傳

横渠先生曰不終日貞吉言疾正則吉也六二以陰居陰獨無累於四故其介如石雖體柔順以其在中而靜何俟終日必知幾而正矣體順用中以陰居陰堅介如石故在理則悟為豫之吉莫甚焉不以說豫

而流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人道主交上交下交盡矣交不以中正者必流於諂瀆其取凶悔必矣何可以保其安佚而終吉乎六二以柔順而守中正知交際之道易此則不可先見之幾不待久而後喻者也

龜山楊氏曰六二柔順中正无應於上下故介于石言靜而正也夫一物不該非中也有所倚非正也豫者順動之時也極天下之大順其惟六二乎

以中正故也唯中正為能會物於一已雖動之微其知之矣斯所以為知幾其神乎易說

兼山郭氏曰凡事豫則立不豫則廢言前定則不跲事前定則不困行前定則不疚道前定則不窮此言豫之有素也況六二柔順中正无上下之交介于石焉其為豫也至矣中正介于石可也若夫上交不諂下交不瀆非知幾詎能之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繫辭曰幾者動之微吉之先見者也

又曰唯幾也故能成天下之務是以聖人貴夫知幾者以此豫之六二知幾之君子也知逸豫之道必凶而後已故不為逸豫中正自居介如石焉守以貞固是以吉也觀其上交不諂是不與上為豫也下交不瀆是不與下為豫也上下无與應不得變其志故中正之道常存而貞固之守益堅非介如石之象乎終日則失於不能早辯不終日所以為知幾也古之人行此道者其惟文王乎始於憂

勤終於逸樂文王之治也至於不敢盤于遊田以庶邦惟正之供故能享國久長而得介于石之吉也明此道者其惟周公乎觀其作无逸以戒成王曰无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萬民惟正之供故成王能持盈守成為太平之君子亦得介于石之吉也不然則盤遊无度太康尸位之逸豫也酗于酒德商王受之迷亂也故孔子曰知幾其神矣乎惟文王周公其盡之

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艮為石初三不正二介于不正之間上交于三而不諂下交于初而不瀆確然如石不可轉也夫始交者安危之幾不諂不瀆則不過乎中故曰介于石三為内卦之終二動離為日不終日也所謂幾者始動之微吉之端可見而未著者也離日為見見之是以不俟終日而作作則動也豫之時上下逸豫失正諸爻之才多與時合二以中正自守不溺於豫可謂見幾矣備豫之道也

不俟終日而作以貞故吉貞者守正之謂也心不動則中正中也故見不中正也故見不正中正故知微知柔不罹於咎故曰介于石焉用終日易傳

新安朱氏曰豫雖主樂然易以溺人溺則反而憂矣卦獨此爻中而得正是上下皆溺於豫而獨能以中正自守其介如石也其德安靜而堅確故其思慮明審不俟終日而見凡事之幾微也大學曰安而后能慮慮而后能得意正如此占者如是則

正而吉矣本義　介于石言兩石相摩擊而出火之意言介然之頃不待終日而便見得此道理語録

廣漢張氏曰或問君子上交不諂下交不瀆何以謂之知幾其神乎答曰交際易於因循上交主於恭過其則斯為諂下交主於和過其則斯為瀆能持而不失非知幾其能之乎聖人論介于石之義而獨以上下交之事為言惟篤實為已者知其為甚切要也南軒張答口子約

東萊呂氏曰六二介于石處豫樂之中不有其豫樂故能見幾而作人多在順中壞了惟六二便能覺象言以中正也蓋豫得中正則不為豫樂所移

易說

六三盱豫悔遲有悔象曰盱豫有悔位不當也

伊川先生曰六三陰而居陽不中不正之人也以不中正而處豫動皆有悔盱上視也上瞻望於四則以不中正不為四所取故有悔也四豫之主與之切近

苟遲遲而不前則見棄絶亦有悔也蓋處身不正進退皆有悔吝當如之何在正身而已君子處已有道以禮制心雖處豫時不失中正故无悔也　自處不當失中正也是以進退有悔 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六三以陰居陽迫近九四位既不當德亦无常進退久速皆未得其所安以斯求豫宜有悔也

龜山楊氏曰盱上視也盱豫求豫於上也處非中

正故盱則失義遲則失時皆不免於悔也與六二介于石不終日異矣易說

白雲郭氏曰處豫之道戒在於不能自立而優柔无斷是以馴致必至於凶故六二以介如石為得而六三以盱遲有失也夫睢盱視上而說之非介如石者也遲遲疑而有待非不終日者也視而悅之者失於不立遲疑有待者失於無斷與夫鳴而求之者過猶不及耳宜其皆為有悔之道欲无悔

者无它道焉介然不動以守之斷然不疑以行之惟此見六二之貞可謂能知能行者也孔子之不惑顔子之弗失孟子之不動心亦皆六二介于石之道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四處位不當同而不和者也盱上視而不正也向秀曰小人喜悅佞媚之貌四豫之主三以柔順承之動成巽巽爲多白眼盱上視佞媚以求豫而四不動則悔其動故盱豫悔三

不能去且靜而待之四又不動故遲有悔悔其不動四艮體止於上三動巽為進退故動靜皆有悔三猶豫如是无他位不當也小人悅於豫寧悔而終不以所處為不當而去之柔不正故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盱上視也陰不中正而近於四四為卦主故六三上視於四而下溺於豫宜有悔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事當速悔若悔之遲則必有悔也本義

盱豫悔言覷著九四之豫便當速悔

遲時便有悔盱豫是句語錄

九四由豫大有得勿疑朋盍簪象曰由豫大有得志大行也

伊川先生曰豫之所以為豫者由一无由字九四也為動之主動而衆陰說順為豫之義四大臣之位六五之君順從之以陽剛而任上之事豫之所由也故云由豫大有得言得大行其志以致天下之豫也勿疑朋盍簪四居大臣之位承柔弱之君而當天下之任危

疑之地也獨當上之倚任而下无同德之助所以疑也惟當盡其至誠勿有疑慮則一有其字朋類自當合聚夫欲上下之信惟至誠而已苟盡其至誠則何患乎其一无乎字一无其字无助也簪聚也簪之名簪取聚髮也或曰卦惟一陽安得同德之助曰居上位而至誠求助理必得之姤之九五曰有隕自天是也四以陽剛迫一作逼近君位而專主乎豫聖人宜為之戒而不然者豫和順之道也由和順之道不失為臣之正也如此

而尊主於豫乃是任天下之事而致時於豫者也故惟戒以至誠勿疑　由己而致天下於樂豫故為大有得謂其志得大行也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四以一陽為順動之主剛應而志行天下由之而豫也故大有得也處多懼之地承柔弱之君而任天下之責危疑之時也惟至誠為能通天下之志至誠而不動者未之有也故曰勿疑朋盍簪言誠而不疑則其類自合矣簪髮之簪則

其合也固矣方成王幼沖周公爲冡宰百官總已而聽焉上則成王未悟下則羣叔流言危疑之甚也惟周公以身任之而不疑故民獻有十夫予翼此朋盍簪之謂也使周公懷自疑之心畏艱大之言以考翼不可征則亂无日矣其能成寧考之圖功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九四順以動豫而一陽以總之上无剛健之君下无分民之臣是以爲由豫也然而功

震主者身必危能无疑乎惟在豫之時有陽勝之德故可以總衆志以安上也盖道足乎己時有所當然則其志得行不然桓文之舉未免為三王之罪人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以一陽而總衆陰為豫之主以順動自任者方是時上无剛健之君則衆陰不得不由之以豫也由之以豫則天下少安所以大有得也然處由豫之道在於信立而勿疑勿疑故朋

盍朋盍則總衆智力以安上其序如此也昔齊晉之霸也歸魯三敗之地示原三日之圍可謂信立矣會于葵丘會于踐土可謂朋盍矣總諸侯以尊王室非安上乎此雖霸者之事然孔子嘗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矣蓋孔子之意以為雖非三王之舉豈不愈於委而棄之夷狄也哉是所以由豫之為大有得也伊川曰簪聚也簪之名取聚髮也

漢上朱氏曰四為豫之主五陰順從由已以致豫故曰大有得然不免於疑者在近君危疑之地无同德之助衆陰不從五而從已也疑謂伏巽巽為不果坎見巽伏故勿疑盍合也五交四也言積誠不已下情通於上也坎為髮為通四剛在上下衆柔之際交而通之猶簪也髮非簪則散亂不理安有髮之柔順而不從簪乎夫朋歸已而致疑於五者有二招權也專功也下情通於上上下既交以誠何疑於招權不有

其功歸美于上其中洞然何疑於專功四五相易伏巽象毀則四剛中之志上行率天下而從五何疑於朋之衆乎五不疑四四不疑五君臣上下各守其正為由豫也大矣先儒以坎為髮何也曰以巽為寡髮而知也乾為首柔其毛也故須象亦然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卦之所由以為豫者也故其象如此而其占為大有得然又當至誠不疑則朋類合而從之矣故又因而戒之簪聚也又速也本義

問豫卦初六與九四為應九四由豫大有得本亦自好但初六恃有强援不勝其豫至於自鳴所以凶否先生曰九四自好自是初六自不好怎奈他何　由豫猶言由頤並語錄

東萊吕氏曰四是大臣之位又多懼之地也今人處多懼之地一向就危疑上猜防自為疑阻惟由豫之道但推誠於上下不復自為疑阻所以大有得而志大行周公當攝政之際外則四國流言內

則王不知周公只是推誠而已不惟大臣如此而朋友之道亦只是推誠相與自然勿疑而朋盍簪

易說

六五貞疾恒不死象曰六五貞疾乘剛也恒不死中未亡也

伊川先生曰六五以隂一无隂字柔居君位當豫之時沉溺於豫不能自立者也權之所主衆之所歸皆在於四四之陽剛得衆非耽惑柔弱之君所能制也乃柔

弱不能自立之君受制於專權之臣也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下有疾苦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恒不死言貞而有疾常疾而不死如漢魏末世之君也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在四不言失正而於五乃見其强逼者四本无失故於四言大臣任天下之事之義於五則言柔弱居尊不能自立威權去已之義各據文以取義故不同也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是任得其人安享其

功如太甲成王也蒙亦以（一无以字）陰居尊位二以陽為蒙之主然彼吉而此疾者時不同也童蒙而資之於人宜也耽豫而失之於人危亡之道也故蒙相應則倚任者豫相逼則失權者也又上下之心專歸於四也　貞而疾由乘剛為剛所逼也恒不死中之尊位未亡也（並易傳）

藍田呂氏曰九四以一陽為五陰之主六五柔居其上處至尊以臨之有位號而无勢者也居安豫

之時有位號而无勢不可以令天下矣如人之有
疾常久而不死者猶有中氣存焉然不足賴也
龜山楊氏曰居豫之時无剛健之才逸於豫者也
孟子曰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
恒亡六五之乘剛有法家拂士敵國外患之謂也
左右正救之故以正為疾雖未能執其中而中未
亡也則不死於安樂矣故常不死易說
兼山郭氏曰六五躭樂而豫怠也怠則失其柄也

久矣然而入則无法家拂士出則无敵國外患者國恒亡六五非能固存其不亡也倖矣乘剛疾也九四亦震體順動之臣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居得君位貞也受制於四有疾也五居尊位權雖失而位未亡故云貞疾恒不死雍曰九四以一剛為豫之主六五不能正為君之道求其所以然蓋失於好逸不知文王周公之戒馴致於君弱臣強而不能振也其猶平王東遷

下堂而見諸侯之時乎君德微矣雖僅能守其位
譬夫人之老也血氣既衰疾亦甚矣僅得常不死
而已中未亡者終亡之象已見特其中未盡亡而
已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以剛動為豫之主衆之所歸權之
所主也五以柔弱沈冥於逸豫而乘其上豈能制
四哉六五受制於四而不可動亦不復安豫矣故
此爻獨不言豫不可動則於正為有害故曰貞疾

恒震巽也天地可久之道也六五動則有震巽恒久之象人君中正然後六二為之用九四同德也何乘剛之有五不可動以失正也故九四為腹心之疾然主祭祀守位號而猶存者正雖亡而中未亡也中者人心也中盡亡則滅矣故曰貞疾恒不死言貞雖有疾其中固在能動以正則可久矣恒未嘗死也坤為死震為反生未亡之象周室東遷齊晉二伯托公義以令諸侯中未亡也失天下者

多矣必曰豫者威權之失必自逸豫也諛臣進女謁行大臣專主威則社稷移矣易傳曰若五不失君道而四主於豫乃任得其人安享其功如太甲成王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當豫之時以柔居尊沈溺於豫又乘九四之剛衆不附而處勢危故為貞疾之象然以其得中故又為恒不死之象即象而觀占在其中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六五貞疾恒不死傳曰人君致危亡之道非一而以豫為多若以豫自處則權必移於下既逸豫雖云久不死亦終於亡而已如人氣血耗散而膚革僅存亦終於死而已九四一爻在九四觀之則為大臣在六五觀之則為權臣故逐爻取義不同易說　又曰觀豫六五之象然後知上无耽樂之君則下无擅權之臣己丑課程

上六冥豫成有渝无咎象曰冥豫在上何可長也

伊川先生曰上六陰柔非有中正之德以陰居上不正也而當豫極之時以君子居斯時亦當戒懼況陰柔乎乃耽肆於豫昏迷不知反者也在豫之終故為昏冥已成也若能有渝變則可以无咎矣在豫之終有變之義人之失苟能自變皆可以无咎故冥雖已成能變則善也聖人發此義所以勸遷善也故更不言冥之凶專言渝之无咎　昏冥於豫至於終極災咎行及矣其可長然乎當速渝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豫之終沈冥於豫者也故冥豫成然居動之極有變之象焉故曰有渝无咎然君子與為善故不言冥豫之凶而專言有渝之无咎也易說

蕉山郭氏曰上六豫之極也然豫有二義猶所謂一極備凶一極无凶者也如利建侯行師順以動豫豫順以動重門擊柝以待暴客无凶者也若冥豫在上而不知變惟康好逸豫乃盤遊无度備凶者也是以五子咸怨述大禹之戒以作歌則有窮

后羿因民弗忍距於河者有以致之焉爾而孔子之辭戒之在逸而不及其備者豈聖人之情見於辭者乎易說

白雲郭氏曰上六豫極之時冥昧耽樂迷不知反豫之凶將成矣或有變焉亦且无咎蓋豫雖必至於凶而上六知變之位聖人貴其能變故不言冥之凶而言渝之无咎也且於初六之鳴未凶而言凶上六之冥當凶而曰无咎何哉蓋鳴於終者則

未必凶鳴於初者馴至於終則其凶必矣冥於終者變則无咎冥於初者雖變亦有咎其凶又有甚於鳴矣故上六之冥始勤而終怠者也非若鳴之怠於初也是以其為凶咎係乎初終而不與於鳴冥之輕重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豫之終沈冥於豫成而不變者也坤為冥昧古之逸豫之人固有不恤名聲之醜性命之危而樂之者不知因佚樂之過變前之為

乃善補過也何咎之有故曰成有渝无咎聖人發此義以勉夫困而學者焉上六動之三成巽巽為長四坎為可冥豫在上而不變未有不反何可長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以陰柔居豫極為昏冥於豫之象以其動體故又為其事雖成而能有渝之象戒占者如是則能補過而无咎所以廣遷善之門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上六冥豫令人當冥豫之極便謂不

可救藥不知一念才正即是好人易傳曰不言冥

成之凶而言有渝无咎聖人勸人遷善之意深矣

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

欽定四庫全書 經部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二

詳校官國子監司業臣納爾寶

通政使司副使臣莫瞻菉覆勘

總校官進士臣朱鈐

校對官中書臣蔡蘭

謄録監生臣陳春熙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一

頭等侍衛納喇性德編

䷐ 震下兌上

伊川先生曰隨序卦豫必有隨故受之以隨夫說豫之道物所隨也隨所以次豫也為卦兌上震下兌為說震為動說而動動而說皆隨之義女隨人者也以少女從長男隨之義也又震為雷兌為澤雷震於澤

中澤隨而動隨之象也又以卦變言之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之上陽來下於隂也以陽下隂隂必説隨為隨之義凡成卦既取二體之義又有取爻義者復有更取卦變之義者如隨之取義尤為詳備易傳

隨元亨利貞无咎

伊川先生曰隨之道可以致大亨也君子之道為衆所隨與已隨於人及臨事擇所隨皆隨也隨得其道

則可以致大亨也凡人君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而從長皆隨也隨之道利在於貞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易傳

龜山楊氏曰隨无故也有亨之道焉然隨非其正雖道通而志行君子不與也故利貞乃无咎易說

白雲郭氏曰隨有隨之王有隨之者有隨於內有隨於外者隨之主大矣而隨之則小也隨於內小

矣而隨於外則大也以隨之成卦言之剛來隨於內而柔上隨於外二三得剛而隨以動四五得柔而隨以說此隨之義也六爻无不隨者矣然謙卦一謙而得四益為吉隨卦一隨具四德而无咎非无咎不足於吉也葢謙之得失在人事人事以吉為善隨之得失在道道以无咎則不失不可一槩論也易說

新安朱氏曰隨從也以卦變言之本自困卦九來

居初又自噬嗑九來居五而自未濟來者兼此二變皆剛來隨柔之義以二體言之為此動而彼說亦隨之義故為隨已能隨物物來隨已彼此相從其通易矣故其占為元亨然必利於正乃得无咎若所隨不正則雖大亨而不免於有咎矣春秋傳穆姜曰有是四德隨而元咎我皆无之豈隨也哉今案四德雖非本義然其下云云深得占法之意

本義

彖曰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

伊川先生曰卦所以為隨以剛來而下柔動而說也謂乾之上九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六往居乾之上以陽剛來下於陰柔是以上下下以貴下賤能如是物之所說隨也又下動而上說動而可說也所以隨也如是則可一有以字大亨而得正能大亨而得正則為无咎不能亨不得正則非可隨之道豈能使天下隨之

乎天下所隨者時也故云天下隨時　君子之道隨時而動從宜適變不可為典要非造道之深知幾能權者不能與於此也故賛之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凡賛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而識之也此賛隨時之義大與豫等諸卦不同諸卦時與義是兩事　一作與豫卦以下諸卦不同時義是兩事　一作與豫等諸卦不同時與義是兩事　並易傳

禮孰為大時為大亦須隨時當隨則隨當治則治當其時作其事便是能隨時隨時之義大矣哉尋常人言隨時為

且和同只是流徇耳不可謂和和則已是和於義故學者患在不能識時時出之亦須有溥博淵泉方能出之　自畫卦垂衣裳至周文方備只為時也若不是隨時即一聖人出百事皆做了後來者沒事又非聖人智慮所不及只是時不可也只歸之自然則无可觀更无可玩頤並入關語錄

藍田呂氏曰隨有從而无違也剛來下柔者隨自否來乾之上九下居坤之初六也以剛下柔物所

以隨我也物不說則我不動我所以隨物也君子

不過時而已矣以道徇身隨時也以身徇道亦隨

時也惟變所適无往而非義故曰隨時之義如不

合於義天下靡然成風亦往隨之以取凶咎非所

謂隨時之義也故必大亨无咎然後可隨

龜山楊氏曰一陽在下剛來而下柔也動而說合

二體言之也剛不下柔則亢動而不說則拮夫如

是人孰隨之故剛來而下柔動而說所以為隨也

隨而大亨貞則為隨之主而天下隨之以為時矣若泰之時君子以其彙征是也夫趨變无常而各當其可非夫可與權者其孰能之其義豈不大矣哉易說

兼山郭氏曰剛自上來而成震柔自下往而成兌故震動而兌說不止於人道而言凡受命賦形於天地之間者无不為隨也蓋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也

其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巡守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耶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隨不止於人道而言震東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生兌西方之卦也萬物隨之以成其出入也孰不隨之故春生之夏長之秋成之冬藏之隨也聖人東作西成亦隨也五載一巡守亦隨也隨之大豈一端而已耶伊川曰凡人君

之從善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衆人之隨己己之隨人與臨事而擇所隨皆隨也雍曰隨之成卦以初九上六來往成震兊動說而有隨王輔嗣以震為剛而兊為柔是剛下柔如咸卦男下女之說不言初九上六之義若如王氏言則剛來下柔之卦居易之半矣何獨於隨言之也且天下之理不動則無所隨不說則不能隨所以致動而說者初九上六之力也聖人論上下卦則言男女陰陽及

論爻則言剛柔隨蠱二卦不以初上之變論之則
剛來下柔與剛上柔下之義終不可明也然隨之
道大而天地小而人民細而蟲魚草木无不有隨
不能以言盡要其歸則隨時而已至如堯舜隨於
揖讓湯武隨於征伐伊周隨於致君孔孟隨於設
教以聖人之隨其不同已如此況天地萬物之隨
乎蓋道與時會則聖人隨之易地皆然也是以聖
人所任者道而不能違者時故曰隨時之義大矣

哉易說

漢上朱氏曰隨自否來上九之初剛人之所隨柔隨人者也上九過剛而不反君子小人相絕非道也剛來下於柔柔往而隨之下動而上說所以隨也自初九言之君子之道為衆所隨人君屈已以隨善者也自上六言之臣下之奉命學者之從義臨事之從長无非隨也故曰隨此以剛柔相易合兩體而言隨也上九之初大者亨也其亨以貞也

上九過剛嘗有咎矣无咎者善補過也大者亨以貞利於正也又善補過至於无咎天下豈不動而說以隨之乎故曰元亨利貞无咎此以初九一爻言隨之道也易傳曰隨之道利在於正隨得其正然後能大亨而无咎失其正則有咎矣豈能亨乎春秋傳穆姜往東宫筮之遇艮之八史曰是謂艮之隨姜曰是於周易曰隨元亨利貞无咎有四德者隨而无咎蓋穆姜時以元亨利貞為隨之四德

夫子作彖辭然後明元亨利貞者大亨正非若乾之四德也夫天下之隨君子者隨其正也君子之動者隨其時也時无常是以正為是君子得其正天下是之是之斯隨之矣天下之物靜而在下莫如澤也驚蟄既至雷動於澤中澤氣隨之下者上靜者動誰為之哉時也故曰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然隨時之義非達權知變者不能盡或因或革或損或益人之所說不以强去人所不說不以

强留如天地之隨時乃无咎矣故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天下隨時王昭素曰舊本多不連時字王弼亦曰得時則天下隨之矣隨之所施唯在於時也胡旦曰王肅本作隨之篆字之為㞢時為旹轉隸者增日為時胡說為長在卦氣為驚蟄二月中故太玄準之以從易傳

新安朱氏曰隨剛來而下柔以卦變卦德釋卦名義大亨貞无咎而天下隨時王肅本時作之今當

從之釋卦辭言能如是則天下之所從也隨時之義大矣哉王肅本時字在之字下今當從之本義

伊川先生說說而動動而說不是不當說說而動凡卦皆從内說出去蓋卦自内生動而說却是若說說而動却是自家說他後他動不成隨了我動彼說此之謂隨　又曰動而說成隨巽而止成蠱

語錄

東萊呂氏曰乾之上來居坤之下坤之初往居乾

之上　又曰人之性本同一有所隨便分善惡如堯之朝舜禹為善人之宗共鯀為惡人之主方未有所隨則同此人也一步隨舜禹則為善人之歸一步隨共鯀則為惡人之黨是為善為惡為正為邪皆在舉步間不可汎有所隨蓋隨人不是小事須元亨利貞乃无咎如比之親輔人必須原筮元永貞乃无咎　大凡隨雖小隨大柔隨剛陰隨陽下隨上必是上有以先之天下之理未有无感而

應故剛來而下柔然後柔動而説如堯舜之聖只是舍己從人必須我有可隨之道然後能使人隨我至於變時雖則人來隨我矣隨時之義大矣哉不曰隨君子而曰隨時者蓋君子與造化為一隨時所以隨君子也　又曰隨時之義大矣哉先輩謂易三百八十四爻一言以蔽之只是一時字如孔子大不可名孟子只以聖之時盡之如中庸只説一時中易傳曰凡賛之者欲人知其義之大玩

而識之也只教人玩識時宗_{並易說}

象曰澤中有雷隨君子以嚮晦入宴息

伊川先生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為隨之象君子觀象以隨時而動隨時之宜萬事皆然取其最明且近者言之君子以嚮晦入宴息君子晝則自強不息及嚮昏晦則入居於內宴息以安其身起居隨時適其宜也禮君子晝不居內夜不居外隨時之道也

易傳　凡易卦有就卦才而得其義者亦有舉兩體便

得其義者隨剛來而下柔動而說隨此是就卦才而得隨之義澤中有雷隨此是就象上得隨之義也周行已編

隨卦言君子嚮晦入宴息解者多作遵養時晦之晦或問作甚晦字曰此只是隨時之大者嚮晦則宴息也更别有甚義劉元承手編

横渠先生曰人到向道後俄頃不舍豈暇安寢然君子嚮晦入燕處君子隨物而止故入燕處然其仁義功業之心未嘗忘但以其物之皆息吾兀然而坐无

以為接无以為功業須亦入息經學理窟

藍田呂氏曰雷入于澤退藏不用如日之嚮晦君動皆息君子不得不隨

龜山楊氏曰雷在澤中其動息矣故君子以是嚮晦入宴息夫日出而作晦而息人之所同然者君子則知隨時之義者也衆人則由之而不知耳處隨之義至於晦明動息而不違況出處之大致乎

易說

白雲郭氏曰伊川曰禮晝不居内夜不居外亦隨時也雍曰夫君子一動一静至於宴息猶有隨焉大者可知也此盖因其小者足以見隨之大不然君子之道宴息而已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雷降於兑息於坤坤晦也澤中有雷嚮晦也天地之動静隂陽之明晦自大觀言之晝夜之道也君子隨時之道著而易見者莫若隨晝夜也晝則嚮明而動作夜則嚮晦而宴息自有天

地以來未有能違之者知此則知用天地陰陽矣君子日用而知小人日用而不知易傳

新安朱氏曰雷藏澤中隨時休息本義

東萊呂氏曰雷震於澤中澤隨震而動隨之至也震者時也澤隨震而動猶人之隨時然澤中有雷則時本自有初非外物也凡隨者必與之為一始為隨之至孔門弟子善隨夫子莫如顔子至奔逸絶塵瞠若乎後猶未能一夫子步亦步趨亦趨畢

竟有顔子之步又有夫子之步有顔子之趨又有夫子之趨亦未為隨之至嚮晦入宴息曉便起晦便息飢便食渴便飲堯舜便禪讓湯武便征誅八元便舉四凶便逐姑舉一事以明之則知事事皆如飢食渴飲晝作夜息不費思量本无一事秖為見得理明時到自應天下之理既如渴飲飢食晝作夜息理甚明白初无難知惟人自見不明往往求之至難不可卒曉之處故多辛苦憔悴而无成

殊不知天下本无事所以然者以其不善推之故也此之謂不受命易說

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象曰官有渝從正吉也出門交有功不失也

伊川先生曰九居隨時而震體且動之主有所隨者也官主守也既有所隨是其所主守有變易也故曰官有渝貞吉所隨得正則吉也有渝而不得正乃過動也出門交有功人心所從多所親愛者也常人之

情愛之則見其是惡之則見其非故妻孥之言雖失而多從所憎之言雖善爲惡也茍以親愛而隨之則是私情所與豈合正理故出門而交則有功也出門謂非私暱交不以私故其隨當而有功　既有隨而變必所從得正則吉也所從不正則有悔吝　出門而交非牽於私其交必正矣正則无失而有功並易傳

橫渠先生曰言凡所治務能變而任正不膠柱也處隨之初爲動之主心无私係故能動必擇義善與人

同者也易說

藍田呂氏曰初九凡有所隨皆以柔順剛也居隨之始獨以剛下柔官有渝也官守也所守不流於邪變而從正故吉也上无偏應又守之以正无所交而不可故出門交有功也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初以時為大宜有渝者也知守而不知變則失時矣初九陽剛而震體能有渝者也然而渝不以正咎孰大焉故正乃吉也夫體

隨時之義而蔽於暱己之私則所失多矣故出門交而後有功不失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剛來隨於內者也在內之隨主於初九夫以乾剛之性豈能變其所守哉能變而從動雖未至隨之大已為動之主矣易曰變則通此隨之成卦所以有取於初之變也能變其所守是以得貞而吉二三得剛而後動剛亦得二三而後動剛柔相須以動故出門交而有功也出門交允然

後隨道成而不失隨之大也蓋初雖為主於內特
動之主未為隨耳伊尹幡然而改是為出門交有
功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五乾為君巽為命四受命於君以帥
其屬官之象也初應四動其屬也初隨四四隨事
事有變動剛而不知變不足以隨事渝變也故曰
官有渝變有正否變而不正惟官是隨非交修不
逮也不知大亨正无咎也九四變而正以剛下柔

其道足以使人隨之初九隨之者隨其正也不隨
其不正也正則吉故曰從正吉也人之情隨同而
背異隨親昵而背疎遠故朋友責善或牽於妾婦
附耳之語溺於私也初在内安之又比於二二初
相易皆失正私暱之為害也故戒之以出門交有
功四艮為門初舍二出交於四出門也出門交之
不失其正何往而无功故曰不失其正也易傳曰
隨當而有功易傳

新安朱氏曰卦以物隨爲義爻以隨物爲義初九以陽居下爲震之主卦之所以爲隨者也旣有所隨則有所偏主而變其常矣惟得其正則吉又當出門以交不私其隨則有功也故其象占如此亦因以戒之本義

官有渝隨之初主有變動然尚未深　問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是主字之義是一卦之主首變得正便吉不正便凶先生曰是如此又曰這必是變了只是要出門交有功

却是變語錄

東萊呂氏曰初九官有渝貞吉出門交有功官主守也大率隨人必胷中先有所主宰若无主宰一向隨人必入於邪至於變所守以隨人尤非小事若所隨不得其正則悔吝而不得其吉矣此隨人之初尤不可忽故聖人教人以隨之本言人先内有所主然後可以隨人或變而隨人惟正而後吉也出門交有功非特處事如此學者爲學亦如此

今之為學自幼至長多隨所習熟者為之皆不出窠臼外惟出窠臼外然後有功象又賛以不失也者常人多謂親暱之言必不誤我隨之必可无失殊不知親暱蔽於愛其為我謀也必不盡公且如與親暱論官職則必多勸我進少勸我退從之豈不失乎如與親暱論財利則必多勸我受少勸我辭從之豈不失乎惟利害不相及之人往往説得依公合理吾能隨之所以多有功而不失也易說

六二係小子失丈夫象曰係小子弗兼與也

伊川先生曰二應五而比初隨先於近柔不能固守故為之戒云若係小子則失丈夫也初陽在下小子也五正應在一作居上丈夫也二若志係於初則失九五之正應是失丈夫也一无也字係小子而失丈夫舍正應而從不正其咎大矣二有中正之德非必至如是也在隨之時當為之戒也　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苟係初則失五矣弗能

兼與也所以戒人從正當專一也易並傳

龜山楊氏曰徇暱己之私忘天下之公故偏係而不能兼與也六三陰柔小子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初不能動今居動之中者得初九而後動也故舍應從初非得已也亦隨之小者耳是以有係小子失丈夫之象方其未動之時雖欲應五豈可得哉然終无絕五之志以急於託初之動未能兼與故也與夫愚而好自用賤而好自

專者異矣是以所係雖小而无凶咎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四艮為少男有乾父坤母小子也初震為長男有巽婦夫也隨利於正初九正也九四不正也二與四同功以情言之柔必隨剛陰必隨陽初九九四皆陽剛也其能兼與之乎四雖在上不正也初雖在己之下正也六二係情於四比初不專雖與之相比而情不親雖有中正之德而所隨非其人其失在於不能權輕重也故曰係小子

失丈夫弗兼與也臨事擇義於六二六三見之易傳

新安朱氏曰初陽在下而近五陽正應而遠二隂柔不能自守以須正應故其象如此凶吝可知不假言矣本義　小子丈夫程說是語錄

東萊呂氏曰凡人既要隨君子又要隨小人終必為小人之歸故象曰弗兼與也伊川云人之所隨得正則遠邪從非則失是无兩從之理二茍係初則失五矣弗能兼與也此數句最當朝夕看且如

宣政間蔡京為相有一給事中封駮稍多以是罷黜所親或問蔡曰是亦相門出也何故罷之蔡曰彼既欲為好官又欲為好人此雖姦人之言然正合弗兼與也之意可以為世戒也易說

六三係丈夫失小子隨有求得利居貞象曰係丈夫志舍下也

伊川先生曰丈夫九四也小子初也陽之在上者丈夫也居下者小子也三雖與初同體而切近於四故

係於四也大抵隂柔不能自立常親係於所近者上係於四故下失於初舍初從上得隨之宜也上隨則善也如昬之隨明事之從善上隨也背是從非舍明逐暗下隨也四亦无應无隨之者也近得三之隨必與之親善故三之隨四有求必得也人之隨於上而上與之是得所求也又凡所求者可得也雖然固不可非理枉道以隨於上苟取愛說以遂所求如此乃小人邪諂趨利之為也故云利居貞自處於正則所

謂有求而必一无必字得者乃正事君子之隨也　既隨於上則是其志舍下而不從也舍下從上舍卑而從高也於隨為善矣北易解

横渠先生曰舍小隨大所求可得必守正不邪乃吉易說

龜山楊氏曰陽剛丈夫陰柔小子也不係二而係四係丈夫也雖有所係而所隨者上與夫失丈夫者異矣蓋親仁尚賢隨之上也合汙世同流俗隨

之下也三雖未足以與權而志舍矣亦君子所與也故有求斯得然隨而有求求在外者也君子之求求在我而已故雖有得不若居正之為利易說

白雲郭氏曰六二隨於内者也六三隨於外者也隨之道貴知變知變故能隨時非六三之智優於六二也時之不同耳方其不能動之時則不得不隨於初及其居動之極則不得不隨於説此六三係丈夫失小子之義葢盡初九出門交有功之説

也雖小有失於內而其於隨之大者葢有得也故曰隨有求得有得則利居正以守之故利居貞然初自守而變而三自變而守易地觀之皆一道也志舍下者六三於斯時志在於隨而不在於動故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先儒舊讀舍音捨張弼讀舍與乾九二時舍也之舍同辭曰利居貞象曰志舍下也以舍訓居弼讀為長三四相比近也四三无應宜相

親也以陰承陽以下隨上順也三寧失其親比而順者而係情於初以初正四不正也故曰係丈夫失小子三柔不能自立而隨初是去昏而隨明背非而隨是違不善而從善得隨之宜也初亦以三同體而又下之故三之隨初有求而得艮為手求也初三相易得正也三苟知隨而已不知自處以正人將拒我其能久乎蓋隨人宜以柔處已當以正三六之隨利居貞也此三所以係初歟巽為繩

係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丈夫謂九四小子亦謂初也三近係四而失於初其象與六二正相反四陽當任而已隨之有求必得然非正應故有不正而為邪媚之嫌故其占如此而又戒以居貞也本義

東萊呂氏曰此爻却與六二政相反六二隨小人失君子六三却是隨君子失小人蓋六三之失小人乃是得處所以言隨有求得如病以去為得瘧

以潰為平利居貞者今人多言諂媚君子无害不知諂君子與諂小人无異古之人親附君子之心雖切而守道之心甚堅使其一向直前則君子亦未必與我蓋君子易事而難説玩味利居貞之義則知君子不可茍隨也六二既失君子隨小人固不足論至六三既能隨君子而聖人又教之以利居貞蓋隨君子而不能利居貞則君子所見於我无預以是知隨人者不可无所主也邵堯夫所謂

君子不可以强合此正得利居貞之意孔門弟子最得此三字如孔子欲正名子路曰子之迂也奚其正子路所見雖未至然亦不肯遽舍所疑而從聖人大抵孔門問答多爾易傳上隨下隨之義最好令人能上隨則一步高一步下隨則一步下一步如修身如為學一向隨上則高明如飲酒如佚樂一向隨下則卑陋矣文言利居正象言志舍下也能決志舍下則能上隨矣易說 又曰係丈夫失

小子隨有求得失即得也 己丑課程

九四隨有獲貞凶有孚在道以明何咎象曰隨有獲其義凶也有孚在道明功也

伊川先生曰九四以陽剛之才處臣位之極若於隨有獲則雖正亦凶有獲謂得天下之心隨於已為臣之道當使恩威一出於上衆心皆隨於君若人心從已危疑之道也故凶居此地者奈何唯孚誠積於中動為合於道以明哲處之則又何咎古之人有行之

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皆德及於一无於字民而民隨之其得民之隨所以成其君之功致其國之安其至誠存乎中是有孚也其所施為无不中道在道也惟其明哲故能如是以明也復何過咎之有是以下信而上不疑位極而無逼上之嫌勢重而无專强一作權之過非聖人大賢則不能也其次如唐之郭子儀威震主而主不疑亦由中有誠孚而處无甚失也非明哲能如是乎　居近君之位而有獲其義固凶能有孚

而在道則无咎蓋明哲之功也易傳

横渠先生曰以陽居陰利於比三則凶也處隨之世為衆所附苟利其獲凶之道也能以信存道則功業可明无所咎矣易說

藍田吕氏曰六二六三隨彼則失此能知所擇則无不得也六三以柔隨剛得其所求故曰隨有求得九四以剛帥柔而從己以力驅三而使隨如禽之獲故曰隨有獲隨陰求於陽恐入於不正故利

居貞陽帥於陰以力制物終必畔之守此不變取凶之道貞者守而不變之義也然三亦无應我以正帥雖若力制久則信之故曰有孚在道以明何咎

龜山楊氏曰九四震兌之交動而說也動而說而天下隨之隨有獲也履近君之位任大臣之責危疑所集也雖有獲其義凶矣非有孚在道而明足以與權其能无咎乎故孔子曰明功也昔周公東

征而罪人斯得以至東人欲其留西人欲其歸可謂隨有獲而天下隨之矣然公孫碩膚赤舄几几夫何咎之有非有孚在道以明寧有是夫易說

白雲郭氏曰九四居尊近之位有剛健之才天下之所說隨亦足以致人之隨者也故為隨之有獲者六三隨有求得蓋隨人而有得者九四隨有獲蓋以得人之隨為獲也夫尊近之臣勢疑於君又獲天下之隨守此為貞則凶矣是必有至誠之道

大明於天下足以使天地人鬼萬世无疑焉斯无咎矣文王之時三分天下有其二可謂有獲矣方且以服事殷不識不知順帝之則而已是以萬邦作孚而天下萬世稱其德焉非有孚在道者乎其義凶者非九四誠有是凶也若貞固守之其義有得凶之理也明功者有孚在道明隨之功也易說

漢上朱氏曰三不隨四四掾而有之獲也獲難辭也二與三當隨五為四所隔下而從初四在大臣

之位處可懼之地與五爭三能无凶乎三四易位正也雖正亦凶義不可有三故曰貞凶象曰其義凶也然四終不可以有三乎曰非不可有也動而有孚於道无意於有三而三自隨之可也初九其行以正所謂道也道之所在故初九為隨之主四動正與初相應有孚在道也四正而誠孚於道則三亦唯正之隨豈唯有三而二亦隨初是率天下以隨五而成隨之功也三四易位成離離為明以

明則无獲三之咎无咎則无凶可知故有孚在道者明之功也易傳曰孚誠積中動必合道故下信而上不疑古人有行之者伊尹周公孔明是也易傳

新安朱氏曰九四以剛居上之下與五同德故其占隨而有獲然勢陵於五故雖正而凶惟有孚在道而明則上安而下從之可以无咎也占者當時之任宜審此戒本義

東萊呂氏曰天下皆隨於己當危疑之地雖正亦

凶惟至誠於道自然无咎所以至誠无咎者為其自誠而明故也伊川所以引伊尹周公孔明皆以其明哲而誠故可處危疑之地然又如燕之慕容恪亦當主少國危之時內有强臣外有强宗惟慕容恪能以至誠自守故能全燕之社稷而无纖毫之咎正得有孚在道一爻之象象曰隨時之義大矣哉此危疑之地本自當凶然君子處此自有轉移換易之理此所謂吉人吉其凶凶人凶其吉又

曰居大臣之位處多懼之地若有心於得民之說此固姦臣所為不可論至如中正之大臣為民心所適雖貞猶凶要必有處之之道有孚在道以明何咎是也有孚在道此一句最好看蓋有孚誠於中即所為合道見善又明何咎之有何咎與无咎不同乃伊尹周公孔明事也有孚在道以明董仲舒曰為人臣而不知春秋必陷簒弒之禍為人君而不知春秋必被首惡之名其始莫不自以為善

而不知其非自以為善則似有孚不知其非則不能在道以明又如釋氏之湛然不動道家之精神專一亦近於有孚只為无在道以明易說

九五孚于嘉吉象曰孚于嘉吉位正中也

伊川先生曰九五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其吉可知嘉善也自人君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二之正中為隨善之義　處正中之位由正中之道孚誠所隨者正中也所謂嘉也

其吉可知所孚之嘉謂六二也隨以得中爲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説隨則不知其過矣易並傳

横渠先生曰處隨之世而剛正宅尊善爲衆信故吉

或曰孚于二則吉易説

藍田吕氏曰隨之爲義惟恐不中不正九五處尊而位正中至美之德信於物者也

龜山楊氏曰二五皆正中也孚于正中善之至也吉孰加焉故曰孚于嘉吉易説

白雲郭氏曰九五之於隨所謂信以成之者也亦所謂安而行之者也故能无事於隨不優不迫居中履正孚于嘉而已嘉美德也美德孚於天下无外內之限豈堯所謂欽明文思允恭克讓光被四表之德哉豈舜所謂濬哲文明温恭允塞之德哉位正中者天下之人莫知其有為之迹所可見者位正中而已孔子言堯无能名舜恭己南面之意也或謂孚于六二則與屯其膏同人號咷无以異

安足以見隨時之大哉

漢上朱氏曰陽為美九五位正中美无以加於是矣故曰孚于嘉吉者誠信孚於二也二正中也五不有其美隨六二之中道則得物之誠二樂告以善故能不過而止於至善觀乎位正中則知孚於二而吉矣道之中天地萬物所不能違有之則生無之則死故謂之至善謂之至美雖子路之勇禹之大智舜之明德不能加毫毛矣易傳曰自人君

至於庶人隨道之吉惟在隨善而已下應六二之正中隨善之義也或問陰亦有美矣何謂陽為美曰陰含陽以為美者也至允而陰見陽伏至坤而萬物虛陽美盡則陰之美亦盡故嘉之會者謂乾亨也坤品物咸亨者含弘光大也坤豈能專之是以坤三含美以從王天保歸美以報上易傳新安朱氏曰陽剛中正下應中正是信於善也占者如是其吉宜矣本義

東萊呂氏曰九五孚于嘉吉此正當以六二六三參看大凡病有粗有細六二一爻隨小人固不足道六三既知隨君子又不可以非道隨之必居正然後可然六三一爻病麤者易見九五居正中之位則隨用皆嘉善又恐隨之太過伊川云隨以得中為善隨之所防者過也蓋心所悅隨則不知其過矣此正病之細者最難看此數句學者當玩味置之座右蓋人只言能從君子便是趨向已是此

外无事殊不知雖所從得君子猶自大有事在六三之隨四九五之隨二所隨者皆得君子也然三所戒者以謂不能自守其正而欲苟悅君子則便與諂媚無異此其失猶易見至於九五所戒則謂雖无諂媚之心而慕用君子之心太過見得君子无事不善件件隨之則亦非得中矣此其失則難知也傳所謂中實者九居五之中則為中實蓋隨善而不中實則名為隨善何益於已如人為學見

前輩若不中實則見如不見中實乃為學之根本易說　又曰隨九五傳居尊得正而中實是其中誠在於隨善中不實豈能隨善己丑課程　又答張敬夫書云易傳隨孚于嘉義最宜精玩葢多為其樂善美意所移易得侵過爾又賔主資禀皆明快則欠相濟之義尤易得侵過也見別集

上六拘係之乃從維之王用亨于西山象曰拘係之上窮也

明道先生曰隨之上六才與位皆陰柔隨之極也故曰拘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之王用亨于西山唯太王之事民心固結而不可解者其他皆不可如是之固也劉絢師訓

伊川先生曰上六以柔順而居隨之極極乎隨者也拘係之謂隨之極如拘持縻係之乃從維之又從而維係之也謂隨之固結如此王用亨于西山隨之極如是昔者太王用此大亨王業于西山太王避狄之

雖去豳來岐豳人老稚扶攜以隨之如歸市蓋其人心之隨固結如此用此故能亨盛其王業于西山西山岐山也周之王業蓋興於此上居隨極固為太過然在得民一有心字之隨與隨善之固如此乃為善也施於他則過矣　隨之固如拘係一无係字維持一无持字隨道之窮極也並易傳

龜山楊氏曰居隨之極在一卦之外而不應於內非知隨者也故拘係之乃從文王三分天下有其

二宜无不從者其伐崇也至於執訊連連所謂拘係之乃從也其卒也足致是附四方以无侮所謂維之也此文王所以亨于西山也易說

兼山郭氏曰舍己從人不咈人以從己之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固有不隨者也至於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中心悅而誠服者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

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之又從而維之見其歸之固如是也必也有以拘係有以維縶豈文王之道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无子遺者也大哉隨乎舍己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易說

白雲郭氏曰先人曰舍己從人不咈人以從己之

欲隨民之道也隨民之極則民之隨也亦如是而已方文王之三分天下有其二固有不隨者也至於其化自北而南皆有德以維其心此亨于西山之道也故詩曰自西自東自南自北無思不服方是時民歸之若自拘係之又從而維之也必也有以拘係有以維縶豈文王之道哉而上六所言乃上窮之民將從文王之維无子遺者也大哉隨乎舍已從人隨也達則兼善天下亦隨也不當時命

而獨善其身亦隨也故始之言父子夫婦朋友之隨而終之以文王之成王道皆隨時之義也雍曰上六隨道之成盡動而說隨之義故如水之就下獸之走壙各從其類拘係而來莫之能禦也為之主者乃從而以道維之而已觀二老之歸文王孟子曰天下之父歸之其子焉往夫其歸也如父子相拘而來豈非拘係之謂乎至於虞芮之訟亦非文王有以係之也然文王發政施仁必先於鰥寡

孤獨視之如傷使无凍餒是為維之之道蓋非文王有心於其間隨時之義當然耳孟子言朝覲獄訟謳歌之歸舜禹亦由是也說者謂有不從者必拘係之乃從此宜齊桓晉文之所不為而謂文王為之乎易說

漢上朱氏曰上六隨之窮也窮則變變則不隨然而隨者非禮義拘係之又從而維持之不能也三上相應三有艮巽艮手拘之也巽繩係之也上窮

反三復成巽乃從而係維之也拘之使不動係之使相屬係維之使不得去三坤也坤為衆衆之悦隨上六固結有如此者昔周之太王用此爻以亨于西山杖策而去隨之者如歸市非得民之隨豈能使己窮而更隨至於不可解乎兊西也艮為山乾五為王三上往來不窮亨也先儒以此為文王之爻誤矣故易傳正之曰周之王業蓋興於此易傳

新安朱氏曰居隨之極隨之固結而不可解者也

誠意之極可通神明故其占為王用亨于西山亨亦當作祭享之享自周而言岐山在西凡筮祭山川者得之其誠意如是則吉也窮極也本義　王用亨于西山言誠意通神明神亦隨之如況於鬼神乎之意　又曰易難看不比他書易說一箇物非真是一箇物如說龍非真龍若他書則真是事實孝弟便是孝弟仁便是仁易中多有不可曉處如王用亨于西山此却是享字只看王用亨于帝吉

則知此是祭祀山川底意思如公用亨于天子亦是享字葢朝覲燕饗之意易中如此類甚多後來諸公解只是以己意牽强附合終不是聖人本意易難看葢緣如此並語録

東萊吕氏曰上六拘係之此正民隨君學者隨賢拘係而不可解隨之極者也太王邠民隨之者如歸市正合此爻所以亨于西山也非特太王如有客詩言有客宿宿有客信信言授之縶以縶其馬

白駒詩言皎皎白駒食我場苗縶之維之以永今

朝亦合此爻易說

合訂删補大易集義粹言卷二十一